

### 在路上

## 暑气蒸腾路

文 / 许晨冰

夏日骄阳，毒辣地悬在头顶，空气纹丝不动，路面晒得滚烫，蒸腾起一层抖动的白烟，灼得人眼睛发花。

刘师傅套着厚实的橘红工装，蹲在柏油路边，衣裳早已被汗水浸透，背上洩开一片深色盐花。他盯着手里的粗笨铁钎，钎头深深插进路面，半天才拔出来。钎尖上粘着熔化的沥青，软塌塌地垂着，拉出黏稠乌黑的细丝。“这温度，怕是奔着六十度去了！”他抹了一把脸，又骂了句脏话，汗水混着灰土在脸上划出沟壑，黝黑的皮肤显出几分狼狈。他没带什么文绉绉的词，只觉得这路像块烧红的铁板，烫得烙人，踩上去鞋底都发软。

刘师傅是公路段的老把式。段长递过温度计，红色水银柱嚣张地顶到了头上。他看了一眼，咧开干裂的嘴，喉咙里滚出沙哑的笑：“这玩意儿不管用！路熟不熟，咱这脚板、这手、这铁钎子才晓得！”粗糙的手指习惯性地搓着工装裤缝上洗不净的沥青点子——那是经年累月的勋章，渗进纹理，也渗进了他的命里。

正午日头像火球悬在当顶，一丝风也没有。远处路面蒸腾的烟气模糊了视线。突然，对讲机里传来急促催促：“刘师傅！七里坡，新烫的油面鼓包了！”声音在死寂的热浪里格外刺耳。

“晓得！”刘师傅摺下对讲机，跳上漆皮剥落的老皮卡。车子吼叫着冲向七里坡，车厢里弥漫着柴油与汗水混合的浓重气味。赶到地方，只见一段新铺的黝黑路面鼓起个丑陋的包，像刚出笼的热馒头，滋滋冒着热气，那是沥青油在高温下无处可逃的挣扎。围观的人都盯着他，汗水顺着安全帽带子往下淌。

“还愣着干啥？等它开花啊？”刘师傅吼了一嗓子，抄起大铁镐扑上去。镐头砸在滚烫的油面上，“噗”的闷响像砸进烂泥，只带起一团黏糊糊的热油。刺鼻的沥青烟气猛地腾起，裹着热浪扑面而来，他被呛得猛咳，眼睛熏得通红流泪却毫不停歇，镐头一下下沉重砸下，汗珠子大颗砸在路面，瞬间蒸发。

身边的年轻后生小张刚抡了几下镐，脸憋成绛紫色，喘得像拉风箱，脚步虚浮。刘师傅眼角余光扫到，吼了一声：“边儿去！喝水水缓缓！”自己却像不知疲倦的老马达，臂膀肌肉绷紧，脖颈青筋暴起，每一次挥镐都带着沉闷的破空声。汗水在古铜色的脊梁上汇成小溪，把工服彻底浇透，紧紧贴在身上。空气热得凝固，只有铁器撞路面的钝响和粗重的喘息在灼热里回荡。他的身影在热浪里晃动，仿佛一尊被汗水反复浇铸的铜像，默默地与脚下滚烫的“敌人”角力。

太阳西沉，威力稍减。刘师傅摘下安全帽，稀疏花白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他灌下大半壶温热的凉白开，喉结剧烈滚动，水顺着嘴角流下，冲淡了脸上的灰痕。他倚在皮卡斑驳的车门边，眯眼望着被“驯服”的黝黑路面，在夕阳余晖下泛着沉静的光。一天高温炙烤，这路像耗尽了力气，终于安静下来。

“夜里凉快点，还得巡一遍。”他哑着嗓子说，声音带着疲惫，“这鬼天，保不齐哪儿又鼓包、裂缝。车多，大意不得。”

回到值班室的值班室，刘师傅草草冲了凉水澡，换件干爽的旧汗衫，一头倒在靠墙的光溜溜的凉席上。凉席被经年汗水浸透，呈深沉暗红色，席面清晰印着人形躺卧的痕迹，是他日复一日刻下的印记。

窗外，无边黑暗中，满载货物的卡车呼啸碾过路面，沉重的轰隆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大地微微震颤，如深沉悠长的叹息。这声音穿透薄墙，他侧耳听着，单调重复的节奏成了安眠的底噪。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身体每块骨头都像散了架，叫嚣着酸痛。可耳朵像忠于职守的哨兵，仍在轰鸣车轮声中警觉分辨——有没有预示路面伤病的细微杂音？

值班室昏黄的灯光打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他摊开粗糙的手掌，无意识地摩挲着身下被汗水浸染得深红的人形印记。那印记仿佛一张亲手绘就的无声地图，只有汗水与辛劳刻下的无名坐标，标记着他年复一年的路径。他缓缓阖上眼，窗外公路上车轮碾过的声音依旧隆隆，如同大地的心跳，沉稳地敲打着窗棂，也敲打着他沉入梦乡的疲惫身躯。

(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

母亲从小就是个没娘的孩子。外婆什么也没留下。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外婆只是一个称呼，她不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而更像一个虚幻的影像。

我从未见过外婆。所有关于外婆的信息，全部来自于母亲的祖父和祖母，以及邻居、亲戚中见过和熟知外婆的人。从那些零星的只言片语中，母亲硬生生地拼凑出一个关于自己生身母亲的形象：长相普通，个头中等，肤色略黄，头发乌黑，脾气很好，去世时大约二十岁出头。

外婆生下我母亲还没出月子，就因为得了产后风不治而亡，撒手人寰。母亲的父亲不久新娶了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继母。年轻的继母对一过门就当妈的身份很不喜欢，对我母亲的态度不言而喻。母亲的父亲，那个我从未喊过外公的男人，为了讨新妻欢心，便顺势将我的母亲推给了他早已分家另过的父母，也就是我母亲口中的爷爷和奶奶。母亲的父亲自此和新娶的妻子过起了红火的日子，对我母亲不闻不问，仿佛这个亲生女儿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母亲的爷爷和奶奶是信佛的心善之人，可怜孙女是个没娘的孩子，便尽心尽力地抚育她长大成人。那时农村条件艰苦，二老不但想方设法保证我的母亲有饭吃有衣穿，还坚持送她上学接受教育。初中毕业母亲为了早点工作挣钱养家，放弃了上高中，考取了初中。之后是毕业工作，爷爷和奶奶还没享过孙女一天福，就相继病故，母亲在世上唯一的两位亲人就这样离她而去。又过了几年，母亲结婚成家。我能想象得出，一个失去至亲的女孩子在婚恋过程中没有人真正为她操心把关，没有娘亲的祝福和叮嘱，她内心一定充满苦楚。

从我记事起，每年一到清明节，父亲带着我和哥哥跟随母亲去乡下祭拜母亲家中故去的亲人。不光是因为清明节是祭祀的传统节日，更是母亲表达从未体验过母爱切肤之痛的日子。

在母亲娘家农村那片长满麦苗的绿色田野里，母亲径直走到两座没有墓碑却紧挨在一起的坟墓前，跪下磕头，祭拜她的爷和奶奶。母亲从心里感激爷和奶奶的恩情，伤感爷和奶奶走得早没过上好日子。接下来，眼睛红肿的母亲还要进行一场更为伤感的哭祭，为了她的生母，也仿佛是为了自己幼年悲苦的身世。

外婆的坟头早些年因为各种原因被平了，没留下任何标记。母亲在四周的田垄

## 真挚情怀 关于外婆

文 / 祁阿辉

仔细辨认方位，用土坷垃在地上画一个大大的带缺口的圆，然后她双膝跪地，要开始祭拜自己的母亲了。大哥乖乖地跪在母亲身旁，我和二哥跪在大哥的身后。随着父亲手中一声火柴划过，一个火苗“噗”地冒出来，父亲引燃母亲手中的黄色麻纸冥币，这时候我的身体莫名地抖动了一下。

母亲跪在那个带缺口的圆形前，叫了声“妈呀——”，眼泪就止不住地奔涌而出，嘴里反复念叨着她的娘亲。大哥随母亲冲着点燃的烧纸磕了三个头。二哥只磕完头，就自顾自地东张西望，他扯扯我的袖子，指着地上的一个蚂蚁洞给我看，比起跪拜一个从没见过的人，他更喜欢看一群蚂蚁搬家。

母亲的哭诉继续着，她喃喃诉说着对娘亲长久的思念，连同自己长大成人的种种不易。一张接着一张面值不等的纸钱被点燃，火焰窜起老高，厚厚一沓纸钱终于一点点地烧成灰烬，我想象不出外婆怎样来花这些纸钱。接下来，母亲为我的外婆烧纸糊的四季衣裳和鞋帽，火焰再次腾起。我探过头，看见大哥的眼睛是潮湿的，似乎有泪光。我看母亲那么伤心，本来也想陪母亲一起哭的，可不知为什么使劲眨眼睛，还是没有一滴眼泪，只好作罢。顽皮的二哥一时忘了母亲来时路上叮嘱他不能在坟地嬉戏打闹的话，起身拉着我一起用随手捡来的干树枝，把烧得正旺的祭品一下一下挑起来，他喜欢看火苗时而窜起时而



低垂的样子。好在这次二哥的行为并没有过分出格，父亲也就没有打破此刻肃穆的气氛来教训这小子。以往这种场合，二哥没准会将自己的小便化为一道白色的弧线，浇向旁边地上的蚂蚁洞或者某个正在爬行的昆虫身上，这时父亲便会从背后给二哥来一巴掌或者在他的屁股蛋子上踢一脚。

母亲每次照镜子，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太满意，嫌额头不够饱满，牙齿也不够整齐，而在我眼里母亲一直是美丽大方的女性。母亲说她的婆讲过，她的长相随了我的外婆，皮肤白皙了我的外公。顺便说一下，我的外公来过我们家几次，但我始终很讨厌他。有一次，我中午放学一进门看到那个理应被我称为外公的男人在我家沙发上坐着，面前还摆着瓜子和茶水。母亲让我喊他外公，我看了那人一眼，没吭气转身进了里屋关上门，直到他离开我家，我才从里屋出来，害得我那天下午因此上学迟到。

母亲和父亲都是个性极强的人，从年轻时到中年阶段是两人争吵频繁的时期，每每因家中琐事引发了不愉快，母亲便会气恼流泪，或者生闷气不说话。遇到这种情况，别的女人可以选择赌气回娘家，暂时把孩子和家务甩给男人，母亲没有娘家的慰藉，我猜测那时她会越发思念自己的母亲，我想外婆如果在世的话，一定会安抚和

开导自己的女儿。

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妹三个，我为人妻为人母后，渐渐理解了母亲当年在坟地哭祭的种种表现，对母亲从心底里有了更多的疼惜。

母亲性格倔强，要强了一辈子，从不愿意给别人和儿女添麻烦，自己能做的事情总是亲力亲为。近些年母亲的腿脚不太灵便，但她还是爱出门，喜欢逛超市。一次，她一个人跑到家附近新开业的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回来的路上没留神地上的冰溜子，一下子跌倒摔伤了胳膊。我和大哥二哥在医院陪她打针，埋怨她不该提重物，或者应该叫父亲和她一起去用小推车把东西拉回来。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说自己知道错了，我抚摸着她的额头，她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那一刻，我忽然又想到了母亲的童年，虽然有爷和奶奶的陪伴，面对自幼缺失的母亲从未体验过的父爱，她的青少年时期一定是漫长而孤独的，她的痛苦、悲伤、战栗、欢喜、愉悦、幸福没有他人分担和分享。

如今母亲越发显出老迈，我望着我的母亲，偶尔会想起那个家里人几乎已经不再提起的外婆，也许还是出于血缘关系，我很想为外婆做些什么。

我想知道外婆的模样，可惜没有照片。我打探过外婆的姓名，小时听母亲说起过外婆有个小名，时间长我忘记了。去年除夕和母亲在厨房准备年夜饭，不知道因为什么母亲又提到了外婆，我再问起外婆的小名，母亲竟然说自己也不记得了，说这话时母亲已经是八旬老人了，记性差是难免的。

关于外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外婆姓梁。外婆原本是有兄弟姐妹的，也就是说母亲原本有舅舅和姨妈，在外婆死后，外婆的梁姓家族中没有人和我外公一家有过一丁点的来往。直到母亲中专毕业后的第二年，当从一个亲戚口中确切得知自己的亲舅舅在县城的某个单位上班时，兴冲冲地提了点水果去拜望，但她的亲舅舅却始终不认这个外甥女，母亲当时已经工作挣钱能养活自己了，并不需要亲戚的接济，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外婆去世后，外婆的娘家人和母亲的父亲一家从此变为路人。这桩陈年往事背后有什么隐情，我们后辈不得而知，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往事如烟，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只期盼外婆在天有灵，能体会到她唯一的女儿这些年来对她无尽的思念和眷恋。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 闲情偶寄

文 / 刘燕

蝉鸣撕开暑气时，天边正漾着灰蓝的云团。我站在檐下看雨，看那些亮晶晶的银线将天地缝成朦胧一片，恍惚又看见闪着羊角辫的自己，正踮脚够着老槐树上的蝉蜕。

那时的夏天总在知了声里发酵。蝉声最盛的午后，我们举着竹竿在树荫间穿梭，竿头粘着金黄的胶泥，像举着一支笨拙的画笔。空气里浮动着槐花的甜香，偶尔有雨星子飘落，打在滚烫的脖颈上，惊起一片银铃般的笑。“要下雨啦！”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孩子们却不肯散去——雨天的蝉蜕最易脱落，那是大自然额外的馈赠。

雨说来就来。先是三两点豆大的雨滴砸在浮尘里，转瞬就织成了密密的网。我们尖叫着躲进废弃的凉亭，衣襟早已洒出深色的云朵。檐角垂下的雨帘后，邻家阿伯的西瓜摊正浮在雨雾里，翠生生的瓜皮泛着水光，像是刚从河里捞出的月亮。有胆大的

孩子冒雨冲过去，再回来时怀里抱着半块冰镇西瓜，红瓤上还沾着水珠，甜津津的汁水顺着手腕蜿蜒成小溪。

最妙的是雨歇时分。家属院的甬道成了浅溪，我们赤脚踩水，看水花飞溅成透明的花。梧桐叶托着水珠摇晃，忽而倾倒，便下一场碎钻雨。不知谁先踢起一蓬水花，战局瞬间引爆，直到家家户户的窗棂都探出嗔怪的脑袋，我们才作鸟兽散，衣襟滴着水，心里却盛满了整个夏天的清凉。

那时的雨总带着甜味。母亲会将竹床搬到廊下，煮一锅绿豆汤搁在井水里镇着。我们躺在竹床上数星星，听雨滴在搪瓷盆里敲出叮咚的调子。有时雨丝斜斜掠过，在凉席上烙下斑驳的影，像谁随手撒了把跳跳糖。

而今我立在空调房的玻璃窗后，看机械臂般的雨刷割裂雨幕。超市的冷柜里躺着四季常青的西瓜，却再没人会用指甲悄悄掐开瓜皮，验证熟



透的沙瓢。女儿在平板上划拉着虚拟雨滴，屏幕里的水花永远干净清爽。我忽然怀念起那些被雨水浸透的夏天，怀念衣角沾着盐渍的傍晚，怀念沾着泥点的凉鞋，怀念所有被雨水泡得发胀的、闪闪发亮的童年。

雨声渐歇，晚风捎来泥土的腥甜。我推开窗，看见水洼里倒映着霓虹，像撒了一地的彩虹糖。原来有些夏天，从不会随着蝉蜕风干，它们永远鲜活地蛰伏在记忆的褶皱里，只待某场雨来，便叮叮咚咚地醒转。

(作者供职于西宝分公司)

### 瞬间心情

文 / 石海吉

## 说说公路养护人

时光经纬，大道纵横。华夏之脉，公路为筋。自五六十年代始，一代代公路养护人，以血汗为墨，岁月为笔，在神州大地挥就一部波澜壮阔的筑路护路史诗，铸就了“铺路石”精神的不朽丰碑。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五六十年代，百废待兴，筑路护路荆棘丛生。养护人仅凭双手肩扛，扛起千钧重担。烈日当空，他们头顶草帽，脚踏滚烫沙石，挥汗如雨；寒风凛冽，他们身披蓑衣，手持铁锹，于冰雪中艰难前行。崎岖山路上，肩挑背扛运送石料；泥泞小道间，一锄一镐修整路基。每一块修补的砖石，每一段夯实的路基，都浸透着艰辛汗水，铭刻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公路养护人初心如磐，将信仰化作前行的不竭动力。他们坚信，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向希望的基石；手中的每一次劳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实践的践行。这份信念，如暗夜明灯，照亮他们在养护道路上砥砺前行，坚守在保障畅通的第一线。

代代传承，薪火不息。老一辈养护人将艰苦奋斗的精神、精湛的技艺、倾囊相授于后辈。新一代公路人接过接力棒，不仅承袭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更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锐意创新。科技飞速发展，公路养护由传统迈向现代，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路况，无人机巡查提升效率，大数据分析精准制定方案。如今的公路，已实现“安、畅、洁、绿、美”的华丽蜕变，成为一条条安全稳固的通行线，繁荣发展的经济线，魅力无限的文化线。

安全通行，是使命所系。他们日夜巡查，消除隐患，守护生命。畅通无阻，是庄严承诺。无论风雨冰雪，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清障保通。洁净如新，是品质追求。清扫路面、清理边沟，让公路常葆整洁。绿意盎然，是添彩大地。精心规划绿化，播撒希望，让公路与自然相融。美丽如画，是汗水绘卷。因地制宜打造景观，让每段公路都成风景线。

公路延伸之处，便是经济腾飞之地。养护人默默耕耘，为发展铺就康庄大道。农产品通达四方，物流成本降低，区域交流频繁。条条公路，宛如经济动脉，输送繁荣活力，串联自然与人文，成为文旅融合纽带，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力。

公路养护人，如默默奉献的铺路石，将小我融入公路事业的壮阔蓝图。他们远离繁华，扎根荒野，以坚守诠释担当；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用青春书写忠诚。在平凡岗位上创造非凡业绩，以实际行动“养好公路，保障畅通”的铮铮誓言。

从人打马拖的艰难岁月，到信息化、数字化的崭新时代；从保障基本通行，到打造通行线、经济线、文化线，公路养护人始终是公路最忠诚的守护者，是时代发展最坚实的推动者。他们的精神如璀璨星辰，照亮华夏；他们的奉献似涓涓细流，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在公路事业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



### 絮语轻谈

文 / 彭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即将踏入五十岁的门槛。回首在商州的二十余载，人生况味与公路岁月交相相融。

二十四岁那年，我投身商州公路事业。初入职场，满怀热忱。最初两年，在商山二级公路改建项目担任技术员，负责施工测量与质量把控。项目结束后，我转战公路养护管理，负责商州段二百多公里国省道的养护重任。这里桥隧涵众多，山区路况复杂，一次全路段巡查至少需要三四天。一年下来，我在这些路上往返数百遍，行程数万公里。前五年节假日几乎无休，久而久之，即便闭目乘车，也能精准判断位置——道路的每一处弯道坡道，早已深深镌刻于心。

春去秋来，四季轮转，我与公路同行。

## 五十岁回望：我与商州公路的岁月书

春日山花盛放又凋零，夏日顶着烈日脚踏滚烫柏油，排查隐患修复病害；秋看秦岭红叶如蝶飘落，寒冬早进山参与防滑保畅。公路的四季，就是我的工作年轮。

在商州高速未通车的岁月，国道省道压力巨大。每逢水毁或降雪，道路常陷拥堵。犹记多次深夜接到水毁报告，与同事紧急夜巡。漆黑的夜色里，泥浆没轮，河道洪水咆哮，跌落河道的卡车与石头撞击声令人心悸，至今思之仍感惊悚。

后来，随着通县油路工程的推进，商洛彻底告别砂石路。再后来，样板路、美丽干线公路不断涌现，驿站、服务区相继建成，路旁植树种花，融入文化理念，路与环境和谐共生，道路有了灵气。如今的公路，不仅通

行便捷，综合服务水平也迈上新台阶。

这二十年，是坚守的二十年，也是生活的沉淀。我在此成家育子，柴米油盐中体味百味人生。岁月流转，对商州这座城的感情愈加深厚。早餐的水煎包、擀面皮配糊汤，是熟悉的美味；夜晚江滨公园的清风吹拂面，是天然的惬意。这里的慢生活，已成眷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青春在公路上流逝。皱纹爬上脸庞，白发渐生头顶。行至半百，愈发明白：健康平安是人生至福。往后余生，看淡得失，平平淡淡方为真谛，而我曾经养护的这条公路，不仅久久铺在了商州大地上，也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年轮里。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